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22.66/3

0247.066

213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
1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新都縣志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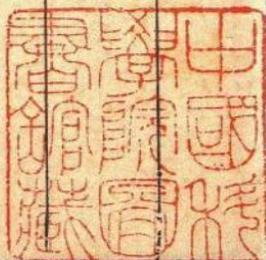
經籍志 上

家法章句 內識解說二卷

後漢書楊統撰

楊文忠三錄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廷和撰是編名為三錄實則題奏前錄一卷題奏後錄一卷視草餘錄一卷辭謝錄四卷凡四種題奏前錄正德時所上題奏後錄嘉靖時所上喬宇為之序視草餘錄蕭大亨



1599982

爲之序又有自序謂官內閣時凡朝廷奏對之詞政事可否之議隨事錄之序題嘉靖六年而所紀止於嘉靖二年則廷和以嘉靖三年正月去位也其中有足與史參考者如武宗本紀十三年正月丙午至自宣府命羣臣具綵帳羊酒郊迎御帳受賀是其事竟行也廷和本傳則言帝命回鑾日羣臣各製旗帳奉迎廷和執不從乃已是又未行此書有上傳諭五府及團營三大營各爲旗帳奉迎廷和不從錢寧及廖鵬張龍屢傳旨要脅廷和終

不從駕回竟不用旗帳上意亦無所忤據此則本紀書其始未詳其卒知本傳所言爲是又此書載正德十四年正月七日散本官送兵部侍郎馮清奏捷本至內閣欲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廷和執不可張龍錢寧相繼催取廷和卒擬旨獎勵馮清而不及威武大將軍一字又載燕壽遣散本官傳諭欲改懿旨爲聖旨廷和力爭至再方寢又載壽安后崩世宗堅欲持喪三年且擬頒遺詔廷和力爭乃僅服二十七日於宮中遂止頒遺詔之命凡

此數事本紀及廷和本傳俱不載又若擒戮江彬及議興獻廟曲折始末亦較史爲詳辭謝錄皆辭職謝恩諸疏林俊爲之序其卷帙多於三錄而不
在三錄之數以一人之事非國政也其奏疏有過於朴率之病然告君以達意爲主不以修詞爲工如正德中請慎重郊廟疏請還宮疏嘉靖中請停齋醮疏皆指陳時弊在當日可謂讜言其他亦多切直中理言雖質直而義資啟沃固與春華白炫者異矣

新政目錄

楊廷和撰見費密劍閣芳華錄

升菴經說十四卷

明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按升菴經說千頃堂書目作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今焦竑刻本作十四卷多至倍餘蓋皆後人抄逸而此獨完善洵足本也先生雄才博雅精於考證爲有明一代之冠余刻諸說鄂書遇蜀人尤加意搜羅梓而行之使讀者得以暢觀其全知胡應麟輩之正楊爲蚍蜉

之撼大樹也

檀弓叢訓二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勦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三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中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

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卽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騃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濫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修辭之階循焉藂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慙乎子休與子元至於旁搜幽藏累味集珍何遽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莊子闕誤一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莊子闕誤一卷見於焦
竑所刻升菴外集中每條下所附則採升菴經子
難字中之莊子難字也難字一書余徧採未獲故
仍之按明代著書自升菴後博洽者無過於竑而
竑有莊子翼卷末亦載莊子闕誤一卷則全錄宋
景元南華經解之文雖足以資考証比之升菴此
書則上下牀別矣

山海經補注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
知神姦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
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旣錫元圭以成水
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
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
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
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
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

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日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尙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大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孟之銘皆輯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

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羅江李調元序曰周書倉太史嘗爲予言升菴先生著有水經補注山海經補注二書疏釋精確足補酈道元郭景純

所未備惜水經注早佚存者惟山海一卷耳予亟借而讀之信然按何宇度益部談資水經補注在所見已刻三十種之內而山海經注則云已刻未見者今此本存而彼轉逸何顯晦之各不相侔也仁和趙一清作水經注釋四十卷引据原校二十九人升菴居首則先生之書固有存者予特未之見耳又檢討吳任臣博採衆說作山海經廣注見於淞江採輯遺書總目予亦未見其書又未知其能取先生之說而折衷焉否也

世說舊註一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三卷梁劉孝標註段成式酉陽雜俎作世說新書不知何時改作新語相沿至今不能復正唐藝文志作世說十卷有劉孝標續十卷今其本不傳書錄解題作二卷與今同據載汪藻所云叙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同異末記所引書目者則又佚之久矣孝標所註特爲詳贍故高似孫緯畧亟稱之其糾正義慶之繆尤爲精

核故與裴松之三國志註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考証家所引據不可少之書也但多爲宋須溪刪存之可惜升菴自序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故爲此書以補孝標之佚則意所逸之續十卷內語乎雖篇頁無多至可寶也古書亡者多矣非有博覽如升菴不幾佚而竟佚乎

古雋八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古雋者升菴讀諸子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

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篇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

謝華啓秀八卷

羅江李調元曰陸士衡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以示作者選言於宏富之路含咀英華不落勦腐卽韓退之所云惟陳言之務去也然非讀書萬卷取精用宏烏足以語於此哉升菴先

生雜採經子中語加之鎔冶陶鑄成文著爲二字
三字以及八字之目名曰謝華啓秀洵考古者之
寶山也考淞採遺書總目云高士奇於內庫廢籍
中得隋杜公瞻所著編珠若干卷歎爲奇逸因急
取唐杜鄂之歲華紀麗及先生此書並鐫以行於
世夫亦可謂欣賞之至矣高本余未及見今所彙
者焦竑校本也或較爲完善云

譚苑醍醐八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醍醐者鍊酥之綦晶佛氏借之

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
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
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
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
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
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
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於芥
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
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味云乎

哉

轉注古音略五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小學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寔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

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友雅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爲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於古而始發於今謬於昔乃有正於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奧篇隱帙渙若冰釋炳若日燭又以所釋參之古人成編禡

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於諷說
乃作轉注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
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用韻或苟以
流便其辭而於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
已又奚足以爲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
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磨
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
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吳興顧應祥跋曰轉注古
音略者蜀升菴子之所爲書也升菴子謫居於滇

慨古學之弗明而六書之義日晦於是乎有古音
略之作焉略凡五卷上自經史下及諸子百家之
書靡不究極而所取以爲證據者五經之外惟漢
以前文字則錄晉以下則略焉蓋本於復古而不
欲以後世之音雜之也昔宋吳才老氏作韻補紫
陽朱夫子取以協三百篇之音議者謂其有功文
字之學是編雖論轉注而發揮六書之義殆盡又
匪直有功文字而已夫六書始於象形而終於轉
注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假借轉注則文

字之變而通之者也自許氏說文以令長之類爲假借考老之類爲轉注後世因之莫之有改至毛晃氏始謂老字下從匕考字下從丂各自成文非反匕爲丂也又曰周禮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非彼爲轉注其說皆非厥後王魯齋氏正始之音趙古則氏六書本義乃極論考老爲非矣升菴子是編殆取諸此而所論傍音叶音之類皆轉注之極則又古則之所未及者也祥自早歲卽有志書學而未得其義觀古則之論雖若有契於心然叔重之說行之已久未敢遽斷其是非焉今得升菴子之書而釋然矣然又有說焉夫漢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則許氏之學出於賈逵其所著六書之義秦漢以來相沿其說非始於叔重後之賢者思慮益精而有以發前賢之所未發使叔重聞之亦未必不首肯而心服也古則又謂鄭元以之而釋經今考周禮注疏乃唐賈公彥

引許氏之說以釋鄭元之言抑不知毛氏一字數義之說出於何典然則發明茲義實自毛氏始也大抵古人之學凡可以傳於後世者皆其跡也其不可傳者心也學者因其跡而審夫自然之音以求契於吾之心則於道也幾矣是固升菴子作書之心也

古音叢目五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吳才老嘗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三書皆古音之遺也予嘗合而觀之有三品

焉有當從而無疑者有當疑而闕之者有當去而無疑者如舍之音署下之音虎馬之音母有之音已福之音偏見於易象不一二而足服之爲房六切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比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見於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此類當從而無疑者也朝一也既叶爲周又叶爲署爲除夜一也既叶爲御又叶爲約爲液此類當疑而闕者也至若騶虞一詩既以虞叶爲牙而合貳爲韻下章又以虞

叶爲五紅切而強合蓬韻且虞之爲牙見於賈誼新書騶虞之爲騶烘考之古典則無求之方言則背况詩之作出自一人之手韻自合用一方之音而二章之內遽分兩韻是非古音也百舌之音也其爲臆說無疑此類當去者也暇日取才老三書去其當去存其可存又裨附以予所輯轉注略十之六合爲一編大書標其目分注著其出解詁引證文多不載本書備矣

古音獵要五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予輯古音叢目凡四千五百餘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古音略取十之六亦旣省矣尤病其寡要也又手錄其可叶之賦頌韻文者凡千餘字謂之獵要欲博知古音會合前數書以參互焉若臨文用古韻則此卷足矣夫何貴於古韻也貴其瑰眼頰耳豈欲其鉗喉澀吻乎譬其如文林畫案綺筵雕俎匪玉璫海月土肉石華莫珍也若夫食馬肝繪蝦蟆君將蠹之又曰右凡七百十二字見於易象毛詩楚辭者止注其出處

有辨證則稍詳見於韻補者止引其出處之目有改訂及增釋則詳昔溫公作資治通鑑文病其浩繁乃作稽古錄又作目錄提要詳略皆有意皆不可廢也予於此書雖不敢妄擬前修而亦不可謂無意矣

古音附錄五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余從曹習菴侍講得升菴古音附錄一卷的係先生在滇時弟子董難李元陽等所校槧其爲手訂之書無疑也中間脫簡

一頁原裝時已遺失之故闕頁以候補錄中如太之通作闔譏之得爲幾州之音作尻其說已見於菴林伐山中茲亦不更指出蓋彼則雜記見聞此則專於取韻體例攸殊無不可並行不悖耳

古音餘一卷

楊慎撰楊士雲序曰夫古之音微矣泥於今者弗哲於古也古之弗哲則併今之昧矣紫陽辨舟卽屑從肉兮省聲非從八蓋不翅說文誤坡說亦誤嘻史漢古字時或僅存六籍遺文轉訛何限君子

每致意焉升菴先生標古音略若干言例也又古音餘若干言例外示無窮也學者求之庶古之晰今之昧也免矣

奇字韻五卷

簡明目錄曰明楊慎撰釋字體之稍異者類以四聲於周秦遺文十已得其三四惟揚雄劉歆所云奇字乃古文大篆籀書之類不可以今文偏旁求之慎取以名今文殊假借也

古音略例一卷

楊慎撰羅江李調元序曰天地有自然之文章卽有自然之聲韻故六經中多韻語不獨詩爲然也第古今風土異宜出語發聲有遲速清濁輕重之差是以古韻容有不合於今者自沈約創爲四聲韻譜後人率改古韻以就沈韻如詩與楚辭韻之祖也反以沈韻而改詩與楚辭尊今卑古謬妄孰甚升菴力排衆論而恐其說之無徵因摘取經子諸書韻語分爲辨誤變例正誤叶音諸目名之曰古音韻略偶有辨駁皆足聳服前人循是以求則

可以探古人聲韻之元而不爲後起之說所愚者
未必不由於此云

古音駢字五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古人臨文用字或以同音而假
借或以異音而轉注如嗚呼助語書之人人殊猗
儻聯文考之篇篇異若此之儔實紛有條寮几閒
俗因隨筆而韻分之稍見古哲匠文人臨文用字
之流例云固亦萍氏之糟粕師金之芻狗也或曰
其細已甚如之何曰射者儀毫而失壇書者無外

無內細云細云積則鉅矣 李調元序曰昌黎有
言作文必先識字予謂識字之難甚於文也蝌蚪
變爲篆隸篆隸變爲俗書愈趨愈簡取便臨文至
有不識古字爲何物者往往以古今通用之字稍
自博雅者出之後人目不經見遂乃色然而駭少
所見必多所怪也先生有慨於此博採羣書旁及
鍾鼎銘識於其字之相通而互用者作爲古音駢
字四卷以補說文玉篇之闕推類求之有功後學
不淺昔先生補注山海經於雒山條下注云雒古

字後人改刻作鵲此等古字宜存之甚矣今人之
妄也駢字之作殆卽所以存之者乎

古音複字五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考簡紹芳年譜序升菴年三
十七謫戍滇南諸所撰述計晚年爲多然而單騎
萬里筇篲蕩如枵腹白戰疑其無能爲役今觀所
撰古音複字五卷指呼六籍鎔液百家在前人韻
書中別樹一幟雖獺祭者無以逾其博也先生殆
可謂奇字師乎昔揚雄識奇字而不能識一忠字

宋人嘗用是譏之先生議大禮受廷杖斃而復甦
者再矣而白首滇南怡情著述沒世無所於悔視
子雲所守孰愈顧第卽其所著書論之亦可謂後
世之子雲矣

希姓錄五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予讀朱竹垞翰林年譜見翰
林十六七歲時王廷宰鹿柴歷舉數十古人名屬
之對對皆工整王曰此人必以詩名世取材博矣
蓋讀書記事蹟較易記姓名較難嘗見人談往事

始終臚列獨至不能舉其姓名爲恨所謂博聞強
記者安在也茲閱先生希姓錄一編姓率隱僻人
亦不少概見非如昔人所云暗中摸索而自知者
惜不令好古者與上下其議論其服膺又當何如
也

升菴詩話十二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昔人於書非徒誦說之而已
將必以心之所欲言口之所能達者筆之於冊流
連覽觀以示弗諼久之而所得裒然焉取精用宏

直此之故明自正嘉以來言詩者一本嚴羽楊士
宏高棅之說以唐爲宗以初盛爲正始正音中晚
爲步武遺響斤斤權格調之高低必一於唐而後
快甚或取詩之先後乎唐者皆度閣勿觀嗚乎亦
思唐人果讀何書使何事而遂以成一代之作者
已乎升菴先生作詩不名一體言詩不專一兼
收並蓄待用無遺而說者或以繁縟靡麗少之韓
退之不云乎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
試觀先生之詩有不自已出者乎先生之論詩有

不自己出者乎知其自己出而猶以是譏之是猶責衣之文繡者曰爾何不爲裋褐之不完也責食之膏粱者曰爾何不爲藜藿之不充也其亦惑之甚矣按何字度益部談資載先生詩話四卷補遺二卷予得雋竝足本十二卷蓋皆先生心之所欲白而口之所能言也讀者謂先生言人之詩也可卽謂先生自言其詩也亦可

詩話補遺二卷

蜀東緱嶺山人王嘉賓跋曰鄉先生升菴太史寓

渙之日杜門却掃以文史自娛著書凡十數種流播海內金桴玉屑人亟珍藏點翰之暇復述綴詩話以裨詞林之缺三筆業已鏤棗奇且富矣茲補遺二卷乃公門人晉陽曹壽甫詮次成帙請於嚴君東崖郡公授梓以傳公掌合篆臥而治之雅尙文事實以有餘力也先是升菴先生貽書不肖俾引簡端顧謏陋何能贊一辭聊質疑於先生焉耳叙曰嚴滄浪氏云詩有別材非關書別趣非關理若然則鑿空杜撰可謂殊材謬誕滄浪亦云異趣

詩之要指果如斯而已乎今觀編內粗舉一二如天闕偃曝之訂正石螭卸亭之考索其於古昔作者取材寄興之端委掇菁鈎元殆同堂接席而面與契勘也嗚呼杜紫微不識龍星房叔遠能喻湖日放翁沈園之詠誠齋無題之什非發揮於後村二詩之意幾晦然則詩材詩趣果在書與理外耶陸士衡云傾羣言之漉液漱六藝之芳潤此固太史公之餘事嗟嗟小子讀書滅裂不見日曉者迹公之融神簡編其精密該綜若此將無愧汗浹背耶藝苑君子三餘披覽獲益良多知不啻如乾牋之非魚非炙聊甘衆口而已

升菴詞品六卷

詞品拾遺二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詞者詩之餘宋元詩人無不工詞者明初亦然李獻吉譚詩倡爲新論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羣焉信之束宋元詩弗觀而詞亦在所不道焦氏編經籍志二氏百家採輯靡遺獨置樂府不錄宜工者之寥寥也升菴先生逸才絕代繪古雕今以風人之筆寫

才子之思倚聲按拍必能與宋元人爭勝而傳本絕少豈風氣使然與抑以工詞者必善詩而顧棄捐弗顧與今觀其所著詞品五卷辨晰源流搜羅散佚凡曲名所由始流品所自分罔不瞭然大備一洗花萼草堂之勦習此非工於詞者而能之乎卽其詩集中所載沅江羅甸諸曲雖未可以詞名而含宮咀商駸駸乎大小絃迭奏而不失其倫焉於此見先生手著之書其佚而不傳者更多也

墨池瓌錄四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余嘗於新都趙氏獲觀升菴在滇寄楊夫人家書不知真僞其字體半倣子昂而近弱今讀墨池瓌錄所論書法具抑顏魯公米芾而推趙孟頫爲得晉人法則其景行可知矣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未可以是爲詬病也本二卷在汪鹿園家見原本四卷其二卷蓋焦竑所併也

法帖神品目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李嗣真論右軍書太史箴樂

毅論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
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有抱
素扶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一得以獨妍所謂
品也夫以一指一筆之用而隨時變易雖作者不
自知其所以然得不謂之神品可乎退之嘗目右
軍爲俗書右軍且然况在秦漢以上者哉先生之
作爲此書者以見夫人詣力所至不可強爲並非
徒神奇其說以炫人也

名畫神品目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人物本不相習而精能之至
遂造神奇僚之九秋之奕養由基之矢皆是也畫
亦何獨不然人有竊顧凱之畫者完其厨以示之
凱之自云此畫通神飛去矣是雖虎頭癡語亦有
理趣可味蓋物有形必有神古今畫者皆曰傳神
畫至神盡乎技矣黃休復益州名畫記以逸品居
神妙能之上宋徽宗則以神逸妙能爲次以神足
以兼逸逸或不能盡神也然則先生論畫舉神品
而獨遺逸妙能其亦不無所見與

升菴書品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
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遣辭也
類皆代則然非相假截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
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
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
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
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
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

欲好卽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从之是蒼籀上
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
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振籥先王之道
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
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
焉得真知真解者而竟吾云乎

升菴畫品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唐李嗣真讀畫品錄分畫家
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第以三朱景元名畫錄

目分神妙能逸爲四品宋劉道醇作五代名畫補遺目錄有神妙能而不列逸品蓋筆精墨妙根於人心人之相去若九牛毛品量所存不可誣也升菴慧解通元自其十一二歲時與季父瑞虹龍崖二公論畫作詩大蒙訢賞見於年譜及此編所自認今觀其詞幽通微妙能傳畫家不言之隱不獨詩之壓倒元白也畫品一卷隨所聞見雜綴成編不作軒輊令閱者於言外得之昔東坡論王維吳道子畫末句云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間言玩斯言也蓋卽東坡之所以品畫者乎

金石古文十四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楊用修金石古文十四卷刻於明嘉靖年有永嘉省菴孫昭序按升菴是編釋禹碑不更及秦漢諸刻攷羅最富然其中有因訛傳訛不可不爲訂正者如以史晨碑之夫子冢爲大子家魯公冢爲魯公冢此承洪适隸釋之訛也以張遷碑之籌策爲蕭何承都穆之訛也今碑刻具在可驗又如韓勅碑陰升菴頗譏隸之誤今考

漢碑文與隸釋所載本相合而碑之兩側尙有題名适固失載升菴偶未之考也至於五鳳墳壇居攝諸刻皆存夫子廟係漢碑之近古者俱不錄則又不無遺漏調生雖晚不敢以胡應麟輩爲戒而遂附之一辭莫贊也

古文韻語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音祖於日聲宗於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册有慕在昔筮絲盤鑑盟詛昏冠報誅

疫釁傲教緯憲箴今禁祝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窳采匿湊勺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庶已賢奕 李調元跋曰升菴雜採古占繇銘識贊祝之詞爲古文韻語一卷引證博而音釋詳好古者爭先快睹於以見昔人重文而用韻之書自六經而外亦時見於他說也然其間亦有不可強通者則當略韻而取其文焉或曰韻風度也韻語與雅言訓同亦通

石鼓文音釋二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哀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邈邈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

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復書此易見爾迪旣誤讀君子員員邈邈員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邈邈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邈邈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者也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存將恐從而遂失

之也當爲繼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錄爲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又叙錄曰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臬所謂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卽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

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

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

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爲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臯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

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
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周宣
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
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
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
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
果不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
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

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
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
金石錄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
資古紹志錄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
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於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
櫛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
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於是乎足梅聖俞贈雷
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
効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

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大學刻潘
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於海
內大方家云

風雅逸篇十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
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
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
引逸詩侈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
聖咨賢焉賢啓聖焉於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概彼

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惜
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
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瓌
語網羅放失綴合叢殘尙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
不含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已寶茲類之謂乎
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
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
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
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

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狸首鷺誦蠶蠲龍
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
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
沒而謹其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
錄首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
謠詞曲三十一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
三卷錄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
四十四條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
執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

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
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
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
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俛詩一章
附蘇秦上秦王詩爲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於詩
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詞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
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誚之日子知富翁好古
者乎犖鼎匱斯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鑄裂聲
已懷資受市魁嗤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

呖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尙有盈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慶陽韓奕曰是編乃太史楊升菴先生所編集也奕讀而說之蓋謂六經之言精而不弊故常也言辭之精粹者爲言辭之和平者爲風雅風雅至聖賢而止也聖人之道主之以淵微出之以禮讓而養之以風雅欲補風雅不取近古則其失滋遠是編總十

卷凡先秦以上歌謠聲詩其巨細短長歡呼悲怨之類悉以收錄不遺下逮諺語亦在采獲蓋雖或雜於後世所引而淵源固古人之遺也其間雖以一言再言而足一韻再韻而足百字累百字而足要之皆至理所寓人不皆聖賢至其言或喜或樂或憤迅或感慨悲歌或激烈或貞靜或幽隱元微靈怪奇異可驚可訝及其歸皆不越乎藝倫日用是亦聖賢之徒而選風雅者所不棄也是編既出則風雅當有所補而典籍亦全矣先儒謂三百篇

後當續以楚辭予謂楚辭肆而怨又謂當續以陶詩予謂陶詩偏而隱有二者而不流此編是也升菴復古之志廣且勤又虞夫文體靡下而用其意者也業詩者試並觀焉

古今諺一卷 古今風謠一卷

楊慎撰慎古今諺序云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此夏諺之始見也晏子引以風景公兄弟讒鬪侮人百里周諺之再見也周公述以雅棠棣二諺匪直諺也風也雅也嗣是太子晉公之引雖閉曾子之喻

苗碩左氏之譬山木孟子之說鎡基一經鴻筆遂爲駿談故曰道無往不覲言無微可匿信矣余閱崇文總目有古今諺一帙今失其傳平居多暇采輯補之或曰傳稱諺者謂俗論也道聽塗說德之棄也今之所輯無乃近乎答之曰不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本立矣詢於芻蕘可也采於葑菲可也苟本之則無惜前經而不恥末之是競隨謠俗而陸沉是聖門病由也之嘖孟子斥齊東之鄙也予豈不知而作 李調元跋曰古今諺

及古今風謠乃升菴先生在滇採集諸書諺語以
嬉目遣懷非著書也其孫刻之焦氏因之遂有單
行本其書本始於黃帝考其首三條則焦氏所附
錄先生論諺語而後人添入壓卷者也今仍之按
賈子引黃帝語乃巾几銘孔甲盤孟書也不可謂
之諺意者先生謂諺語所由起故以之弁首乎

俗言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俗言一卷乃考訂俗語之原
本經傳者又記各書所載方言註其出處兩浙採
遺書目錄云未詳撰人姓氏今按焦竑所刻升菴
外集有俗言相同因附刻於後俗言一本作俗語
未詳孰是

麗情集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麗情集一卷庠集一卷皆升
菴採取古之名媛故事間加考証而成者也以緣
情而靡麗故名之按此書世無傳本得之丁小山
疑古今麗人尙多所纂必不止此然別無他本可
校姑存之以備一種

堦者集元
卷十一
堦
堦戶錄一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余性畏暑而便樂冬頃甲寅歲
在江陽霽雨自七月至歲終而余未嘗衣制乘櫂
也蟄窟蝸廬時以簡冊多娛夜亦篝燈欠伸昏眊
乃止遇有積疑滯疑聊一書之不覺成卷帙有輕
言諷說誦之曰升菴不過抄撮舊說商量唐宋耳
有愛忘其醜者又解之曰無古不成今否則杜撰
也余豈容必於贊毀哉春暄日修乃彙而書之命
曰堦戶錄云 李調元跋曰堦戶錄千頃堂書目

及經籍志俱作一卷而說郛所載纔三葉今於丁
小山處得寫本一卷較向所見幾五倍矣是書所
載多名物訓詁詩詞雜事足資考証因校行之堦
戶者取詩塞向堦戶蓋記其著書之歲月也

楊氏卮言

楊慎撰慎自序曰伊川先生謫涪州日所居名注
易洞先生嘗曰今之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
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
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

却如此閒過日月卽是天地之一蠹也功澤又不
及民別事又不能作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
補爾慎也莊誦此言以爲先得我心之同然謫居
滇雲歲久日取古人載籍而繙閱之時見一斑遂
用筆之談經傳已備言之祇爲屋下之屋耳惟刊
謬正誤或庶幾焉其中若尙書在治忽爲七始詠
之誤考漢書樂志及王朴樂論而始定五時配六
氣春規夏準中央繩秋雉冬權衡稽甘石星經而
知淮南子素問之誤又自古六壬之占以甲乙配

青龍丙丁配朱雀戊巳配勾陳庚辛配白虎壬癸
配騰蛇或疑元武無位乃以戊配勾陳巳配騰蛇
而讓元武於壬癸似矣不思騰蛇屬水何以移於
中央之土必論其當以壬配騰蛇癸配元武二物
皆屬水而冬居其二亦猶器之兼權衡貞之有二
德卦之名習坎身之腎藏有二也此雖小節亦關
係至理走年及古稀病膺衰颯瞬目言動旋踵遺
忘乃稗錄成編以俟知己若曰糾先民之積謬振
往古之重疑則吾豈敢

新都縣志卷十七

經籍志

下

雲南山川志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九邱者九州之志也他如周處之九州風土記宗懔之荆楚歲時記隨所聞見編綴成書俾後之覽者得以詳焉先生謫居滇南徜徉自適隨所登涉作爲雲南山川志一卷金馬碧雞瞭如指掌矣按先生在滇著有滇程記滇候記二書今皆失傳蓋其淪落於荒涼毒癘之區無

可聊賴寄情文研以自娛其志亦可悲矣然其書之存者將令人膾炙於勿衰則又未必非不幸中之幸也

滇載記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滇載記者升菴居滇所記蒙段七姓之事也七姓者張氏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卽史稱西南彝靡莫之屬也其屬以千數而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時未有稱及張氏受姓後世遂爲長者然七姓之中惟蒙

段最久升菴戍滇時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聞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元峯年運志其書用棘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可讀故曰滇載記蓋原有是書而先生刪節之也滇久已爲內地矣覽此記也猶想見從前列箐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景象也乎

丹鉛雜錄十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吳郡顧其志作攬篋微言具載升菴以丹鉛名錄之義謂中古犯罪者以丹書

其罪魏律緣坐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以鉛爲卷軸升菴名在赤籍故寄意於此然則是書之作其在先生入滇以後乎觀其名可想其志矣故先生著書目錄中以丹鉛命名者凡十種有丹鉛錄總錄要錄摘錄閏錄餘錄續錄別錄贅錄等名而丹鉛雜錄人多未之見所見說郛則寥寥數頁而已余家舊有雜錄十卷其書不名一體大率皆記註文字筆之於篇故曰雜也獨恨焦竑升菴外集之刻意在表章升菴而擇之不精遂至以雜

錄之半闌入字學中不知所謂字學者皆升菴韻書如轉注古音之類非可以雜錄混之也余故取家藏本急乘之以正焦氏之譌而並撫丹鉛命名之意於簡端

玉名詁一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古玉字無點秦人作隸謂與帝王字易混故加點以別之至寫作偏旁則仍去點而從王從其朔也郭忠恕云今人作字飛禽便當著鳥水族卽應安魚譏夫不明字義而專任偏

旁者也夫飛禽之從鳥水族之從魚類也而魚爲何魚鳥爲何鳥制字音各有名義所在而概以魚鳥統之則曷不舉羽蟲三百六十而統名曰鳥鱗蟲三百六十而統名曰魚古人豈若此之陋耶知王之爲玉而不辨其名稱不悉其器用其與安魚而知爲水族著鳥而知爲飛禽者何以異耶升菴先生有慨於此而作玉名詁以示意曰字必有物物必有義凡夫有名可稱有文可紀者皆可作如是觀也至其引徵博而記注詳則自讀書考古中來非可襲而取也

異魚圖贊四卷

四庫簡明日錄曰明楊慎撰凡魚圖三卷共八十七種爲贊八十六首附海錯疏一卷共三十五種爲贊三十首詞旨古雋自序擬郭璞張駿固未必逮與宋祁益部方物略實足以頡頏慎自序曰予作異魚圖贊間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子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

遇蟲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
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
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
之類古人善戲謔自拈擊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
訓若孔子則豈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則
蟲魚固在其中矣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
學者往往拾古人善謔之言以爲不肖護躬之符
可笑且悼充類其說則伏獵弄麀之侍郎長鎗大
劍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也夫

哲匠金桴五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哲匠金桴升菴所採錄之韻
府也考詩鄭箋築墻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
諸板中工匠之所必需也譬之名言麗句隨所得
而投之囊中故以名書此書抉艷詞林搜奇筆海
上溯周秦漢魏以至宋元凡古之經史子集語關
對偶皆擇其精者錄之實泛詩濤者之仙槎也每
條皆注人名或小解釋於下皆極古致按書內四
支韻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先生自註云余謫滇南

同年提督孫斷芳命知州馮吉建鳳嬉亭於趙州
以居余則此書乃成所借以消遣而後學落筆爲
詞者藉以沾丐焉是亦先生著述之一種也
均藻四卷

楊慎撰李調元序曰楊升菴說文先訓云古文無
韻字均卽韻也从禹愠切考升菴平生精於韻學
而此書則雖依韻編次單爲詞翰設不言韻也大
抵非詞藻古艷者不錄故曰均藻與哲匠金桴書
異而體同但彼則摘其對偶此則摘其散句彼取

之各人文集此取之各書故彼以人名註此以書
名註微不同也每條下小有註釋或別引書以爲
証皆先生原本云

蕘林伐山二十卷

楊慎撰按蕘林伐山原序偶遺檢閱全篇乃升菴
採摘古人之文新奇而不易解者或一字一句一
名一物畧爲註釋以備詩賦之用如伐山取材長
短巨細各適所宜無可委而棄之者也援引賅博
可爲蕘林增一奇云

升菴全集八十一卷

四庫簡明日錄曰明楊慎撰張士佩編凡賦及雜文十一卷詩二十九卷外集四十一卷外集卽所著筆記士佩合爲一編也有明一代博洽無逾於慎尤研索唐以前書故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別立門戶其文稍遜於詩而亦具有古法外集雖各有完書士佩刪其重複排比編次亦較丹鉛總錄爲有緒故仍併錄焉 御史陳大科序曰以論博物君子其在我朝則楊升菴先生執牛耳哉先生

於書無所不讀卽諸父兄弟家庭小集亦遞條舉徵故事爲酒政而先生嘗自稱慎苟非生執政之家安得徧發皇史宬諸秘閣之藏旣得之苟非生有嗜書癖亦安從筭吾腹旣兼有是苟非投諸窮裔荒徼亦不暇也嗟嗟天啓文獻代不數人俄而龍驤俄而夔誦固並有意云先生雜著丹鉛輯錄譚苑醍醐諸書亡慮數十種我先司寇嘗從滇蜀歸悉授余大科讀且謂將謀彙刻之適與行會未遑也久之余從都下過先生從子侍御君所見先

生全集焉則韓城張公併彙詩文刻諸蜀中矣曾
殺青幾何時而其字已剝且蝕矣此其摹印之者
衆矣誰謂雞林紙貴之語誕也哉頃以其暇奉笥
中所受諸遺書參以蜀本手讐校焉而付之剞劂
成先志也或謂汝南陳晦伯又作正楊一編何耶
余曰尼父刪述莫贊一辭其諸著作之林率有羽
翼之者矣 周參元序曰古今來著書難傳書亦
不易文人如吾蜀升菴先生至矣生平枕籍乎六
經廿史博涉諸子曰家固也然天必資之以穎悟

假之以巍科使之不惟得盡稗野之精更得以窺
石室之藏且投之荒徼以作其志廣之涉厯以擴
其胸而後自紀傳誌銘詩賦等正集外如丹鉛諸
錄譚苑醍醐諸雜著無論數十百種靡不膾炙海
內入人肝脾著書豈易易哉顧參蜀人也且生於
升菴之鄉幼聞父師講誨知升菴學通天人才雄
藝苑且著述之富冠絕前儒心竊慕之因徧求先
生遺文不謂蜀中絕少片紙隻字無不等之崑玉
南金不獲覩也怏怏者久之後薄宦黔中時時遍

訪偶得太史升菴全集一編乃前明按蜀御史宋
可泉先生偕蜀撫張公濂濱極力搜索得之升菴
之姪之手而親加釐訂創爲付梓後又有侍御陳
公大科重爲校定剞劂者參披而讀之始信升菴
之學博矣而莫識其涯升菴之文遠矣而莫窺其
奧所謂載道之文其在是歟其在是歟顧是集於
升菴一斑耳無論全豹難窺卽此一斑倘非宋張
陳諸前輩珍重殷勤一鐫再鐫不幾全沒乎傳書
豈易易哉爰攜歸以示吾鄉則莫不傳觀抄錄若

獲拱壁因思人心共嗜大美原應共諸天下况升
菴著述尤其不忍湮沒者是集自可泉先輩搜羅
劖刻之又得御史陳公不殫校讐重爲鏤板豈有
他哉不過恐作者之失墜鑒學者之慕思爲廣其
傳焉耳參不揣謏陋用將原書重爲較刻公諸同
志正以慕可泉諸先輩傳書之雅實以誌余小子
心佩升菴之微忱耳

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余嘗讀左太冲賦蜀都云江漢

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皜若君平王褒韓韓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於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雋游談爲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繫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護乎若夫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東坡雄辯則孟氏之鋒距邵菴詩律比漢廷之老吏繼炳靈而躡蹤咸採藻而騁轡與爲多矣况子安少陵薄遊徧乎三巴石湖放翁篇詠泊於百濮其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亦楚材晉用秦渠韓利矣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悼手澤之如新悵往志之未紹罪謫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微蹙過故都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藝文一局委之慎乃檢故篋探行篋參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褫其繁重拾其遺逸剪彼根

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
山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文無錯訛刻猶古剗東
阜公喜曰漢碑之傳於今中原亦掃跡矣乃今得
茲於遠邦不謂斯舉之獲乎唐宋以下遺文墜翰
駢出橫陳實繁有蘊乃博選而約載之爲卷尙盈
七十中間凡名宦游士篇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
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
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
者祇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

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
文章辨體例也開局於靜居寺宋方二公祠始事
以八月乙卯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
以畢食時而成旣愧劉安之捷懸金以市又乏呂
覽之精乃屬鄉進士劉大昌周遜校正而付之梓
人昔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世建學
做焉七十子之名馬遷之立傳徵焉當時號爲西
南齊魯岷峨洙泗文之有關於道若此文翁之功
不可誣也繼文翁而作者今之阜翁歟獨愧慎華

顛白紛舊植荒落不足以揚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也恕其不敏補其未備尙有翼吾黨之助焉
桂林俞廷舉曰余嘗與天下士論古今真大才子得三人一曰唐太白一曰宋東坡一曰明升菴才皆天縱殆文苑中之生知安行者是以天骨開張橫縱自如冠絕當代此外諸家雖多彫龍繡虎鍊石補天然皆藉人工學力而成并非天才是又所謂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其不及三子明甚然三子皆產於蜀得毋岷峨江漢之鍾靈獨異歟升

菴以翩翩公子生相門金殿傳臚爲天下第一人校李蘇爲得意尤西堂登科記以太白天上及第謂狀元中以有太白重太白不以狀元重然則升菴豈非狀元中以有其人爲重者哉學問淵博平生著作如林大小凡三四百種古今著述從無如此富者惜其書湮沒今多不傳而所傳者升菴文集外集數種而已近李雨村函海采取升菴一二十種究屬全豹一斑昔與查鐵橋中丞論及升菴著書之富欲一網收盡爲快中丞極力采訪所得

亦不過百種然皆未付梓而卒終爲恨事丙辰夏
余偶來成都朱遐唐以重刊升菴全蜀藝文志問
序於余余讀之卷帙浩繁各體具備不啻昭明文
選康對山武功志以少勝升菴此志以多勝各極
其妙皆名元名志紙貴洛陽者也何今日卒不多
覲遐唐曰此書湮沒已久今所得皆係抄本搜羅
校正越三寒暑始藏事噫此心亦良苦矣李穆堂
曰凡能拾人遺文殘稿而代存之者功德當與哺
窠兒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獻本地之人尤當

愛惜而表章之如司馬長卿揚子雲太白東坡以
及子安少陵石湖放翁諸公昭昭在人耳目名山
石渠是處皆有其書不患無傳若遷客騷人隱逸
緇黃輩名位未著人間其所作零星碎錦片羽隻
光必附青雲乃顯者不得是刻不幾湮沒弗傳乎
噫亦幸矣使升菴諸公聞之固未有不鼓掌稱快
者然蜀之賢士大夫多矣百餘年來何以任其湮
沒不聞續刻於前而必俟我遐唐始得重刊一新
噫亦甚危矣使升菴諸公聞之又未有不喟然嘆

者夫如是則遐唐今日之功德寧有涯哉或曰人
非窮愁不能著書使當日升菴得志天下不致謫
戍永昌則此書固不能成即使今日遐唐得志於
蜀不致設帳潛溪則此書又何能傳甚矣人之生
於憂患不徒一端爲然也然則天生遐唐使不得
志於時而僅以山長鳴高著述爲業者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

古文參同契序

楊慎撰慎自序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

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
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
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
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
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
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
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者異及解亦據彭本
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

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子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崃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二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

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余旣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盪

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
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盪
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
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
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周官音註

楊慎撰慎自序曰左傳浮誇誣誕之祖也大儒韓
子乃服膺而到心末學後生皆心唯而口誦以其
文采之煒燿也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

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
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
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
列於學宮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
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
學山一簣之虧吹劔一映之缺乎余觀先鄭後鄭
之同異相角杜氏千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
粹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所
用之似張錦機百綵惟其取者乃手錄之爲周官

音詰一編以爲鈎玄提要之助羣居終日爲之賢
乎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惜夫銀鈎乍閱亥豕成羣
墨櫛行披焉烏盈貫於戲貂矣庶有豸乎青衿桐
子錦帶先醒或采下葑於朝聞副墨之子洛誦之
孫亦將取飛蟲於宵肆若夫逃儒叛聖者以六經
爲注腳倦學願息者謂忘言爲妙筌或以示伊寧
不嗤我然心面不同亦更笑也

水經補注序

楊慎撰慎自序曰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

下諸水首河終斥江凡一百十有一日出曰過曰
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
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爲
卷終限華夷判壇域利灌溉通挽運具考是焉蓋
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爲未
精審遂啓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
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
信也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
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

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淑詭
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
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
雜誌輪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爲
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
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
秦趙經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
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
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爲未精審者無乃厚誣

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
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
至於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
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
久湮於肆篋者亦由知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
敝墨矇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
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
字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
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

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往古可重嘅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夏小正叙錄

楊慎撰慎自序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

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饒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

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
雪雨旱候在氣梯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遘陟
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
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
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
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
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
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
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
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叙錄二十四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
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
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
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
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遷書其餘采獲綴合
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
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乃若闔閭之世

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吳王好劍士
多輕死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盡出仲筆
矣弟子職一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而載之
末簡好古者尤偉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楊忱
序旨高說奇惜今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元齡
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爲緝病吾爲叙錄之以傳
焉爲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爲經言爲外言爲內言
爲短語爲區言爲雜篇爲解爲輕重以緯之吾從
古

六書索隱

楊慎撰慎自序曰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
枕籍說文以爲折衷迄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
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岫嶺之碑周宣
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
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
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元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
文字徐鉉繫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
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皆有論

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

之曰六書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

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
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
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
說賈逵說桑欽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
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逮安說歐陽僑說寧
巖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
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
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
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

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
增加俗字如竹尙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
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
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証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
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
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
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
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臂擷英尋實何物周伯
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臧樹之蟬蛸似篆沙

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剿程朱之薄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墻哉慎爲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於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於

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章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揚子雲以易爲太元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於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元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

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
識此於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余斯
言其必喙呷而心俞矣夫

宣和書譜

楊慎撰慎自序曰宋宣和中君臣冥盱於豫樂而
文具粉飾乎太平故篆鼎銘鍾法帖名畫全集於
汴京而曆載於御府其欵識形式則有宣和博古
圖贖躩總目則有宣和書畫譜玩物溺心固蝨政之
炯戒而考古資識又游藝之不廢也晉代宮閣名

魏王花木記尙有傳焉而况是乎蚩尤之兵也夏
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之運河也當日之
梗階後代之利用矣博古圖南國監有刻本而此
書雖中秘亦缺余得之於亡友許吉士稚仁轉寫
一帙冀傳無絕云

補名賓異號錄

楊慎撰慎自序曰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
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
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

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
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甘
茂號檇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
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別號之稱唐人猶未
數數然至宋則人人有之或人兼數號討尋寔艱
於時有名賓錄異號錄臨文開卷亦便簡閱今其
書不傳暇日乃爲補之比之圍棋握槊之譜稍有
益焉曾記宏治中秦陵乙夜觀經注以養心吳氏
名字下問於館閣徧閱載籍竟不知也使異號名
賓之書尙存則執之以對不爲愈乎

經史指要

楊慎撰慎自序曰先哲小學之書有錦帶紺珠蒙
求童習兔園冊性理訓詁深或傷於奧淺或涉於
諺暇日因嬰兒戲劇稍裁正之遂操觚發穎以爲
經史指要使口誦而心維又爲之面命而耳提亦
稍知踐徑漸曉嚮往矣

宛陵詩選二卷

楊慎撰慎自序曰宋元祐慶厯間詩人稱梅歐以

著述之餘兼窮比興而獨推梅爲不可及評其詩
謂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
膝序其集謂二百年來無此作惜其不得用於朝
廷作爲雅頌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
尊之也至矣聖俞嘗言詩人寫難狀之景於目前
含不盡之意於言外蓋以自况而實無愧者方萬
里評梅詩學唐人淡處元遺山評宋詩曰諱學金
陵猶有說更將何罪廢歐梅凡皆名流之論如此
愚嘗取而觀之詠之久而嚼其味蓋得於陶常者

爲多脫楊劉之組織陳黃之激亢庶幾得中和之
氣而近於性情者益信諸君子之非溢美也近之
談者輒多異論好奇矜高者則曰宋人詩不必留
目又不然則剿舊說曰歐公亟欲爲韓愈故力推
梅以比孟郊之二說者皆過也夫宋之詩求其近
古風人者宜莫如歐梅豈例以時代棄之歐公同
時作者如林豈無他人必於聖俞借譽如此寧無
所試而昧其識者乎何好談者之不察也若謂其
全集有令人不滿意則盛唐名家自李杜外已然

人不數篇理固爾耳長夏簡出齋閣因舊所批勘博觀而約取之爲二卷其的然可傳可誦者似爲無遺或佳句層出而疵類相掩者弗在同好者或有取焉嗚呼知梅者希選梅詩其不易哉

分隸同構

楊慎撰慎自序曰自倉頡沮誦而下蝌蚪鳥迹以還爲八分爲楷隸其變夠矣說文訓纂字止九千玉篇龍龕至億萬異體別構俗創訛音實繁其文焉暇日搜諸字書合於六書而又叶於八法得什

一於千百振體要於碎煩名曰分隸同構嗚呼上谷之翮未覩鴻蹤曇礪之鶯空傳廣本隸古以定通今以行時乎會當有變薑牙之手元和之腳明之存乎其人知貽笑大方之家庶用詒小子之造爾

男女脈位圖說

楊慎撰慎自序曰晉太醫令王叔和有脈經一書其文高古其言簡奧淺儒讀之尙不能解况醫流乎近代有高陽生者變爲韻語歌訣以便誦讀又

恐人之不信也乃嫁其名於王叔和後世不惟醫流宗之而儒者亦以爲真出叔和之筆不敢非也不思西晉之世豈有此等文體哉其書爲韻語所拘語多牽滯理或不通卽以男女左右手脈之部分亦分晰不明醫人遵用之其誤多矣夫脈部誤則診必誤診旣誤則藥必誤藥一誤則殺人不知其幾千萬矣惟褚氏遺書有平脈一篇分別男女左右脈部甚爲明晰而醫家罕遵用之蓋惑於高陽生之謬說沉痾不可返矣往年予外方友飛霞

韓懋遵用褚氏平脈以診婦女十中其九且又爲予言子試以素問平脈病脈按男女脈部如褚氏說而診之自可以驗因歎俗書之誤人也久矣予在滇南枕疾歲久岐黃雷華之書鑽研頗深蓋亦折肱而知良醫信非虛語因表章褚氏平脈一篇又繪男女部脈二圖刻而傳之庶乎庸醫之門寃魄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樂聞而快覩也

五言律祖

楊慎輯慎自序曰夫仰觀星階則兩兩相比頰玩

卦畫則八八相聯蓋太極判而兩儀分六律出而四聲具豈伊人力寔由天成驗厥物情可識詩律矣五言肇於風雅儷律起於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於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於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於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乎近日雕龍名家凌雲鴻筆尋濫觴於景雲垂拱之上着先鞭於延清必簡之前遠取宋齊梁陳徑造陰何沈范顧於先律未有別編慎犀

渠歲暇隄廩日親乃取六朝儷篇題爲五言律祖泝龍舟於落葉遵鳳輅以推輪華瑤極摯本質叵踰矣今之論詞曲者曰套數小令各有體套數可以倣小令之嚴小令不可入套數之譁論字學者曰分隸篆籀各有師分隸可以從篆籀之古篆籀不可雜分隸之波例之詩律曷云異旃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選詩外編九卷

楊慎輯慎自序曰予彙次選詩外編分爲九卷凡

二百若干首反復觀之因有所興起遂序以發其
義曰詩自黃初正始之後謝客以俳章偶句倡於
永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於永明操觚幹才靡然
從之雖蕭統所收齊梁之間固已有不純於古法
者是編起漢迄梁皆選之棄餘北朝陳隋則選所
未及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
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
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
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

選詩拾遺

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
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駟天寶開元之
濫觴也獨可少此乎哉若夫考時風之淳漓分作
者之高下則君子或有取焉是亦可以觀矣

楊慎輯慎自序曰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
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曠分
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
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幹從潘非淵

也而可乎哉余觀漢志藝文隋志經籍跡斑斑而
目睽睽徒見其名未睹其書每一披臨輒三太息
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由好者亡幾致
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篇籍自具也
陋儒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略先世遂使古調
聲聞往體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梵龕之
編操觚所珍懸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雘矣二
集相略予得而收之爲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綴
合叢殘積以歲月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
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之遺帙可重悲惜
者業已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諉矣其諸君子
亦有樂於此者歟

唐絕增奇

楊慎輯慎自序曰予嘗評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
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
之侷佛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
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
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

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
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
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幾焉近世有愛而
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
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
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弼伯謙
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
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
絕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逃虛町廬聊
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丹鉛別錄

楊慎撰慎白序曰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
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
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
璧洪答曰泳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
而棄石余之抄略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
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
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

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者分以爲丹鉛別錄享敝帚以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笑且爲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滇候記

楊慎撰慎自序曰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

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爲照或者煮羊脾而已曙山川之隔閼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邱之書志九州之異也失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渺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

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
他日冀萬一釋其棘矜歸於氓蚩焚枯酌醴斑荆
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
博奕矣

丹鉛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摘錄十三卷總錄二十
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慎撰慎博覽羣書喜爲雜
著計其平生所叙錄不下二百餘種其考證諸書
異同者則皆以丹鉛爲名顧其志攬蒞微言曰古

之罪人以丹書其籍魏志絳坐配沒爲工樂雜戶
者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升菴名在赤籍故
寄意於此也凡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閏錄九
卷慎又自爲刪薙名曰摘錄刻於嘉靖丁未後其
門人梁佐哀合諸錄爲一編刪除重複定爲二十
八類名曰總錄刻之上抗是編出而諸錄遂微然
書帙之本校讐草率譌字如林又守土者多印以
充餽遺紙墨裝潢皆取給於民民以爲困後竟毀
之今所行者皆未毀前所印也又萬厯中四川巡

撫張士佩重刻慎集以諸錄及談苑醍醐等書刪
併爲四十一卷附於集後今亦與總錄并行醐者
謂從乳出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
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稱周八士爲南
宮氏引逸周書南宮忽遷鹿台之財南宮百達遷
九鼎語謂南宮忽卽仲忽南宮百達卽伯達尙書
所云南宮适卽伯适引據極爲確鑿又謂先天圖
始於希夷後天圖續以康節蓋希夷以授穆伯長
穆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之學授之康節其作後

天圖見於邵温之序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
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其辨析亦
最詳明又從毛傳解鄂不韡韡云鄂華包也今文
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謂華下有萼萼下有跗
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可以辨集
傳鄂然外見豈不韡韡之誤又據漢劉謙所書呂
梁碑碑中序虞舜之世稱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螭牛螭牛生瞽瞍質之史記蓋同
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

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壘台壘生叔均叔均而
下數世始至不窋下傳季歷猶十七世而司馬遷
作周紀拘於十五王之說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
數人以合其數不知國語之言十五王皆指其賢
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
也又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炎
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炎營臣作橋越
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諸葛遺事本傳不載又辨
李白爲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

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爲隴西人及唐宗
室之非類皆有據其餘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雖
腹笥所陳或有誤記不免爲後所摭拾要其大體
終非儉腹所能辨也

按升菴先生著述四百餘種除所列書目外見於
何宇度益部談資者尙有 禪林鈎元 韻林原

訓 尺牘清裁 古文古詩選 詩林振秀 古

今柳詩 蒼洱紀遊 填詞選格 百琲明珠

詞苑增奇 草堂詩餘 草堂詩餘補遺 六書

博證 六書探頤 篆韻索隱 古篆要畧 六

書統摘要 隸駢銘心神品 晞錢瓴筆 書畫

名跋 素問糾畧 羣艷傳神 江花品藻 引

書晶鈇 丹鉛贅錄 升菴疑說 交遊詩錄

交遊餘錄 卮言閨錄 敝帚 病榻手吹 蘇

黃詩選 明詩鈔 明詩續鈔 五言律祖 絕

句辯體 唐絕精選 唐音百絕 唐絕增奇

六言詩選 溫泉詩集 洞天元紀 陶情樂府

樂府續集 筌篌新詠 月節詞 千里面談

經義模範 七十行成藁 各史要語 晉史

精語 羣書麗句 文海釣鰲 名奏菁英 四

詩表正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宋元詩

選 羣公四六叢珠 羣公四六節文 詩文先

訓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六書練證 逸古

編 唐史要語 六書索隱 廿一史彈詞 李

杜詩選 選詩外編 選詩拾遺 顧脩彙刻書

目所列升菴著作尙有 詩輯 易解 春秋左

傳地名攷 分野附錄 南詔野史 絕句增奇

羣書瓊敷 輿地碑目 雜字韻寶 韻語陽

秋 晴雨歷 錄異記 龍宇雜俎 滇程記

經言指要 清暑錄 瓊屑 尺牘清裁拾遺

詞林萬選 古韻詩畧 古文韻語別錄 升菴

長短句 長短句續集 玉堂集 南中集 南

中續集 連夜吟卷 高曉十二景詩

古文集要三卷

天一閣書目云明嘉靖辛卯雲南按察僉事督學
新都王閣輯序稱古文集要者為滇士也滇去中

州遠甚所謂文章名家或求之而不得或得之而
無資於是采輯前古得八十三篇出示教授蘇子
前民鋟梓成書給諸學余惟不欲棄滇士於中州
之外此斯集所由成也

黃夫人詩集二卷 詞四卷

費密劍閣芳華集小序云黃氏遂寧簡肅公之女
楊修撰慎之繼室也博通經史工筆札閨門肅穆
修撰亦嚴憚之寄修撰長律及小詞為藝林傳誦
而修撰詩亦云易求海上瓊枝樹難得閨中錦字

書讀者傷之又云蒲城諸生唐有勲謂密云其伯
 父唐徵汝官郡倅好積書於順治戊戌年在京買
 得楊用修繼配黃氏詩集刻本約百餘首後倅沒
 不知此集散失何處矣王士正隴蜀餘聞楊太史
 夫人黃遂寧簡肅公珂之女有詩名詞曲尤為擅
 場弇州僅載其寄夫一詩及積雨釀春寒一闕予
 再入蜀得其詞曲四卷本五卷吳元定較本武林
 舊刻也輒摘錄於此以見梗概云仙呂點絳萬里
 雲南九層天棧千盤險一髮中原回望青雲遠昆

龍

自離了蓬萊閬苑曉風殘月挂征帆江離漠漠

水荇田田落日山川虎兕號長風洲渚蛟龍戰鴻

鴈池頭鯉魚山下鷓鴣堰底鸚鵡洲邊揚船弔恨

水雲邊授衣又早寒暄變恰似萍流蓬轉幾曾飽

繫藤牽

油葫蘆

白雲江陵古渡邊解征帆上征鞍楚

塞霜寒楓葉丹沉澧波杏蘭芷鮮武陵春老桃花

怨千里望雲心九疊悲秋辯又不是南征馬援壺

頭山愁望飛鳶

天下樂

瘦馬凌兢蝶夢殘霧憇風儂

怎消遣斷角殘鐘幾度孤城晚回首送衡陽去鴈

忍淚聽瀘溪斷猿亂雲堆何處是西川那吒怕見

他盤江河毒瘴愁烟關索嶺冰梯雪巘香爐峯獠

塞苗川千尋并下坡難萬丈梯登山倦硬黃泥汚

盡舊青衫鵲踏一封書意懸懸萬里恨綿綿誰信

道東下昆池又勝如西出陽關但得他平安兩字

休問他何日歸年寄生空彈劍頻倚欄比潮陽山

水多鄉縣比江州月夜無絃管比夜郎春夏饒風

霰今日聞鷄曉度碧鷄關怎記鳴鑾晚直金鑾殿

篇難縮壺中地休尋屏上船五華臺望望愁心遠

雙洱河渺渺波濤限七星關疊疊雲嵐嵌琵琶亭

下淚偏多鷓鴣嶺畔腸先斷金盞風兒酸雨霽風

清擡望眼見西樓明月幾回圓辭家衣線綻去國

履痕穿只道是愁來傾苜蓿不信米盡拆花鈿賺

且聽滄浪吟休誦卜居篇愛碧山石磴紅泉策杖

行歌興渺然醒來時對陶令無絃醉來時學蘇晉

逃禪不似他憔悴騷人澤畔任蒼狗白衣屢變笑

蛙聲紫色爭妍浮名與我無縈絆再休尋無事散

神仙

文壇列俎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汪廷訥編廷訥字昌期號無我新都人其書分十類一曰經翼二曰治資三曰鑒林四曰史摘五曰清尚六曰掇藻七曰博趣八曰別教九曰賦則十曰詩概所錄上自周秦下迄明代如無名氏之雕傳佛家之心經俱載入特爲冗雜其詩概部序曰六朝以上去四言無四言也於唐去五言古無五言古也知爲依附太倉厯下者矣

衡門晤語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潘京南撰京南自號壽樸生新都人是編摘錄古今隱逸閒適之事分前後續別四集前集廣成子而下七十五人自上古逮魏後集孫登而下七十五人自晉逮元續集伯成子高而下百五十人別集則摭其議論及所作詩賦亦皇甫謐高士傳之支流其曰晤語則千載一堂之意云爾

知非錄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黃時燿編時燿字德翰號我
素新都人是書成於萬曆庚子雜抄諸書分爲內
外二編內編之目凡六首立志次爲學次存心次
檢身次處家次應世外編之目凡三日閒適日攝
養日禪觀各目之中又自分子目頗爲揉雜其內
編勦取近思錄自警篇讀書錄白沙集傳習錄居
業錄擊壤集等書彙合而成端緒已多歧出外編
則竟涉異學矣蓋心學盛行之時無不講三教歸
一者也

檢彙隨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宗吾撰宗吾字伯相新都
人官錦衣衛指揮大學士廷和之曾孫修撰慎之
孫也是書爲類二十四採掇瑣碎分條編載體近
類書而當時邸報及其祖父遺事亦間附焉又有
數條乃駁陳耀文正楊之非及陳建通紀載楊廷
和事之誤又麗句瑣語二門崙取詩文詞藻與全
書體例皆不相類殊爲猥雜自序稱不問人之棄
取惟意是採今古駁雜積成數卷蓋亦道其實也

詩音辨畧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楊貞一撰貞一字孟公新都人是書以朱子毛詩叶韻未爲盡善因取吳棫韻補熊忠韻會舉要之說參考成書其實皆以洪武正韻爲準於音韻淵流未能博考

周易圖象解八卷

國朝楊鳳庭撰

道德經註

楊鳳庭撰

四書講義

周國器撰大學中庸講義爲先生手訂之書餘俱門人就先生所講說者彙集成書



70004441

